责编:李丽娟 组版:田银川 校对:沈艳琼 E-mail:ztrbsn@126.com 本期质量审核:周 燕





## 秋风吹过大山包

## 作家简介:

汤云明,当代作家、诗人,云南省 作协会员、昆明市晋宁区作协副主 席。汉族,1973年出生,1993年开始发 表文学作品。出版诗歌集《岁月之 上》、散文随笔集《随言散语》、长篇历 史小说《清臣汤曜》等多部作品。



认识大山包,是从听说黑颈鹤的故事 开始的。初秋,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云 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面积达390平方公里,被冠 以"国际重要湿地""中国黑颈鹤之乡"等 称号。虽然还没有到黑颈鹤来此过冬的 时间,但初秋的大山包和我想象中的一样 美,主要景点有玻璃跳台、鸡公山、跳墩湖 (跳墩河水库)、仙人田、大海子等。

摆渡车爬坡上坎,慢慢进入高山草甸 和广袤湿地的怀抱。一路上,只见牛羊和 马匹正悠闲地啃食着牧草。经过一个夏 天的水草滋养,此时正是牛肥马壮的时 节。放牧人身披高寒山区特有的既保暖 又防水的羊毛毡子在附近守候着。各种 形态、各种颜色的野花在草甸上自由开 放。田地里的玉米已经成熟,南瓜遍地, 果实坠枝,一派丰收景象。当地村民说, 松树林子里还有不少野生菌,如果有时间 可以体验一下捡菌子的乐趣。

大山包保护区内的山体高差大,具备 良好的飞跃条件。玻璃跳台海拔3200 米,跳台下方的崖壁垂直落差逾2500米, 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适合翼装飞行的场

地中落差最大的地方。站在玻璃跳台上, 即使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峡谷里的雾气 也一波一波地往上涌,时而遮蔽了眼前的 世界,人就像在云里雾里飞舞;时而云开 雾散、视线通透,悬崖、森林以及山下宁静 的村庄、峡谷里奔腾的牛栏江一览无余。 人们频频按动手机或相机的快门,将此刻 悬于云端的心跳与峡谷盛景一同定格。

接着,摆渡车又把我们拉到了跳墩 湖。跳墩湖于1981年建成,总库容1193 万立方米,是下游炎山、田坝等乡镇的核 心水源地。这里分布着众多沼泽池,泉眼 出水量大且四季奔涌不息,为大山包湿地 的存续提供了水源保障。得天独厚的生 态环境,使大山包成为摄影家、画家和文 学家的创作天堂。

到了跳墩湖,摆渡车就不能再往前走 了,想去看鸡公山的雄姿,就得沿山路和 栈道步行两三公里。当然,这不是一段无 聊的旅程,一路跋山涉水吃过的苦,终会 成为拥抱美景时最生动的注脚。

鸡公山因为形状极像雄鸡傲首鸣唱 而得名,它的雄奇险峻尽显乌蒙山磅礴雄 浑的阳刚之气。站在鸡公山巅,看云海翻 腾、佛光隐现,望两江奔流、峡谷纵横。独 特的地理条件在此编织出"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的气象画卷,沉淀出"隔峡可 对歌,见面走一天"的人文韵味。

我们到来之前,当地已持续下了好几 天雨。尽管当天天气转晴,但山里水汽依 然氤氲,在阳光的照射下,水汽蒸腾形成 的浓雾成片上升,直至被风吹散于天际。 当一片浓雾褪去,阳光洒落峡谷,景致瞬 间清晰可辨,人们纷纷抓紧时间拍照赏 景;与此同时,另一片雾气正于谷底悄然 凝聚、缓缓升腾。在观景台上,我们目睹 着这雾气消长的循环场景,心中满是期待 与遗憾交织的复杂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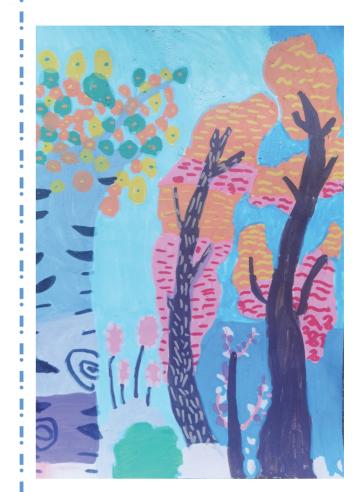
接着我们来到仙人田。仙人田是亚 高山草甸形态的代表,纯净幽蓝的天空中 飘着朵朵白云,一望无际的草场上,野花 摇曳,一阵风吹过,便可看到碧色连天。 有时候还能听到牧笛声,此情此景,让人 恍若置身塞外,以为到了蒙古大草原或是 青藏高原。此时,完全可以套用那句网络 流行语:"不是北方大草原去不起,而是大 山包更有性价比。"

黑颈鹤作为大山包的"贵客",是世界 上唯一栖息于高原湿地的鹤类。它们在青 藏高原的沼泽间繁衍后代,每逢秋冬便南 迁到云贵高原越冬。这种珍禽既以水生植 物群落为食,也偏爱田地里的洋芋、萝卜, 偶尔还会捕食小鱼、泥鳅、螺蛳等。当地流 传着一句谚语:"来不过九月九,去不过三 月三",说的正是黑颈鹤每年农历九月初准 时从青藏高原飞抵大山包越冬,至次年农 历三月初必定启程北返的迁徙习性。

黑颈鹤奉行"一夫一妻制",其生死相 依、白头到老的生活习性,在动物界少 有。这里的人们长期与黑颈鹤相处,早已 形成深厚的"人鹤情缘",爱鹤、护鹤成为 当地人最朴素的生态观念。村民因黑颈 鹤的到来有了旅游收入和生活乐趣,黑颈 鹤也因村民的爱护得以繁衍生息。每年 寒冬时节,黑颈鹤觅食困难,村民和志愿 者都会自发地为它们投喂食物。

其实,大山包的美不仅仅在景区范围 内,还在于这里的民族风情和一路上的风 景。在从山底一路爬坡盘旋上山的行程 中,公路两旁到处是清澈的溪流和高山草 甸风光,还有不少游客在附近露营。

当我们游完景区准备下山时,一阵鞭 炮声混着欢快的唢呐声从村落里传来,循 声望去,原来是这里的一户彝族人家在为 新建的房屋举行庆典。



第 (292)期

(題图 马文漪)

威信县旧城中学 余梦婷

"当当当",睡梦中的我被这突如其 来的声音惊醒,接着就传来发动机的轰 鸣声,声音渐行渐远,想必是爷爷又要去 田里劳作了。

我翻身下床,快速洗漱好后,循着声 音消失的方向走去。道路两旁的小草刚 从地里冒出来,柔柔弱弱的;田里的水

"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儿…… 爷爷已经把耕地机摆放好,正站在 田埂上脱外套,脱下后随手挂在田边的 树上,然后弯下腰挽起裤脚、脱掉鞋子, 起身时顺手撸起袖子,双脚一踏入田里, 冰冷的水瞬间淹没了爷爷的那双大脚, 爷爷打了个冷战。"爷爷,冷不?""冷啊, 干起活来就不冷了。"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爷爷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他推着耕 地机在田里来回耕地,任由泥水拍打着 裸露的双脚。不一会儿,他的脸上布满 了汗珠。我立在原地,看着爷爷忙碌的 身影,眼角有些湿润。爷爷见我衣衫单 薄,便让我回家多穿点衣服,再给他送点

等我回来时,爷爷的后背已经浸 湿了一大片,额头上的汗珠一个劲地 往下掉。见我带来了水和干粮,爷爷 停下了手里的活,随便吃了几口便又 开始劳作。

水过来。

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爷爷带着满 身的污泥回到了家。可能是怕误了农 时,爷爷顾不上换衣服,便与奶奶商量 着午饭过后就去插秧。奶奶劝阻道:



我以为他们终于能歇口气了。爷爷突 然开口说道:"接下来就看老天爷赏饭

接下来的日子,爷爷依然没闲着。 天晴时,他要去看田里的水是不是少了; 下雨时,要去看田里的水是不是多了;蚊 虫多时,要去看秧苗有没有遭虫害。爷 爷每天都惦记着秧苗的长势,精心为它 们除草、施肥,想象着稻穗饱满的模样。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爷爷还是一 如既往地走上田坎,守护着那片水稻,风 雨无阻。

夏已过,秋已至。微风拂面,门前桂 花的香气扑鼻,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 黄。爷爷高兴地说道:"可算是盼来这一 天了。"我和奶奶都知道,稻子熟了,爷爷 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能放下了。

我曾无数次看见爷爷在烈日下挥动 锄头,额上的汗珠滚落进泥土,黝黑的脸 庞闪着光——那些辛苦付出的时刻,终 在丰收时化作了满脸的喜悦。

(指导教师 姜登燕)



鲁甸县第二小学 马博晨

音,弟弟不禁打了个哆嗦。"马博晨,喊弟 在我的卧室墙面上,有一幅画,画里 弟下来!他无法无天了,真是'三天不 是个10岁左右的男孩。他一头黑色的头 打,上房揭瓦',作业竟敢没写完? 老子 发,如钢针般直立;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耳 朵大大的,好像动画片里的大耳朵图图; 今天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真是未 见其人先闻其声。弟弟战战兢兢地下楼 一个小鼻子下面长着一张大嘴巴,看着有 些不太协调;手臂细细的,身子单薄得像 去了。接着,一阵哭喊声传来。等弟弟 一张纸,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卷到九霄云 回到楼上时,蔫得像团软泥。看他那"泪 外。所以,他还有一个外号:"纸片人"。 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可怜 模样,我给他讲了一个笑话,他便"扑哧" 这,便是我。 我特别幽默。一次,我和弟弟写完

一声破涕为笑。 作业后就在一起玩耍。正玩在兴头上 我还是个美食爱好者。我从小和父 时,爸爸拿起麦克风,打开音响,使出了 母走南闯北,每到一个地方,我的第一"任 "撒手锏"——狮子吼。我和弟弟被震得 务"就是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一放学, 头晕目眩。听到爸爸那怒气冲冲的声 我就飞快地跑出教室、冲出校门。回到家 后,我盛起一碗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恨 不得把整个电饭煲里的饭都吃完。

我也很爱打乒乓球。记得有一次, 一位高年级同学向我挑战,我沉着应战: 他发来一记迅猛的球,我手腕一抖,反手 削了回去。他反应极快,立刻将球兜了 回来。我毫不慌乱,看准落点,再次发力 反削,球又朝着对方的球台飞去。这一 连串回击,让他措手不及。他虽然拼命 伸拍去够,却还是没能接到,球稳稳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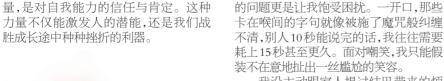
这就是我,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的我。

(指导教师 李 娟)

永善县红光九年一贯制学校 吴丰琴

童年时期的我性格内向,而说话结巴

信心是什么? 它是一种神奇的力 量,是对自我能力的信任与肯定。这种



比赛的机会。起初,恐惧占据了我的 内心——害怕台上的自己会重蹈覆 辙。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对着镜子反

